

“原来想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’，但不想‘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’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东坡《水调歌头》‘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’早已说尽……”这是丈夫俞敏，写给74岁妻子赵齐的信。

在此之前，俞敏已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失智妻子8年。然而，原本约定“今生白首不相离”的他，因确诊肺癌，不得不选择放手，将妻子送往养老院。

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照护者而言，离别是考验他们未来生活的一个终极难题。就像《讲不出再见》这首歌唱的那样，“这段情，越是浪漫越美妙，离别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，背向我转面，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，浮沉浪似人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，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……”

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8年 无奈自己也身患重疾 相识60多年后，丈夫写下了道别信



俞敏将妻子的照片都整理入册。

相爱相知

尽管妻子赵齐已被送往崇明东滩的养老院住了1年多，但在同济新村家里的一整面墙上，依然贴满了她的照片。

这些照片大多是由丈夫俞敏拍摄。照片中的赵齐，皮肤白皙，爱笑，笑容中带着娇俏。

74岁的赵齐，是所有参与影像集制作的阿尔茨海默病家庭中，照片最多的病人。仅是黑白照片，她就拥有好几册，丈夫俞敏将它们收拾得整整齐齐。

“上世纪60年代，我母亲和她母亲在杨浦区同一所小学当老师。有一次，学校组织教师参观嘉定马陆人民公社，可以带家属。她跟着去了，我也跟着去了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……”俞敏和妻子赵齐从小青梅竹马，他喜欢喊妻子“小妹”。

1976年，两人结婚，相约“今生白首不相离”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一台海鸥牌相机记录下了两人的相爱相知。

伴随着时代的洪流，夫妻俩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。2000年，俞敏下岗了，每月收入只有308元。

妻子赵齐看在眼里，忧在心里。她担心丈夫在家里憋坏了，知道丈夫喜欢旅游、拍照，就在上海街头找到一群骑车游玩的老人，帮丈夫加入了“黄浦骑行队”，由此迎来了两人退休后“黄金十年”。

夫妻俩跟随黄浦骑行队的朋友们，一起乘大巴去了广东、广西、海南，四川、贵州、云南、福建、湖北、湖南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山东、山西、青海、甘肃、陕西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、重庆、天津、北京，还跟旅行社去了西藏……

除了国内，他们还一起出国旅游，去了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越南、韩国、俄罗斯。

他们的房间里至今堆满了地图册、游记和地方志，记录下夫妻俩共同走过的大江南北。

在俞敏心中，妻子为家庭付出很多，她从“捏摇手柄”（车工）开始，做过工时统计员、生产计划调度员、产品销售员、保卫人事等，一直干到上世纪末。

“上世纪80年代上班之余，有两年时间，她每周三次要骑一个小时自行车，从杨浦到静安上夜校，最终拿到了中专文凭。”俞敏说，妻子退休后，为了赚钱补贴家用，还曾想方设法找了一份销售员的工作。

自顾不周

在夫妻俩与朋友们一起旅游时，同行骑行队的朋友渐渐发现，“小妹”有些不对劲了，她总是重复性地问相同的问题。

“她哪怕问一百遍，俞敏都很正常地回答一百遍。”一位骑行的老友直言，“俞敏对老婆太好了。”

但，赵齐的病情依然在不断恶化。

原本勤快麻利又爱美的她，突然对收集废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她从还不错的家具开始捡起，渐渐地开始捡破纸板、空瓶子。

2015年，俞敏和女儿带着赵齐去医院检查。结果显示，赵齐得了阿尔茨海默病。

从此，俞敏开始一步不离

地照顾妻子。

然而，阿尔茨海默病的恶化，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赵齐的怪异行为日益增多。她开始不断地在楼道中囤积废品，试图用罐头瓶充当痰盂，甚至将尿液顺着窗户倒在窗外。发病时，她无法分别是非，还曾因偷拿店铺里的糖果被送到派出所……

虽然俞敏从不抱怨，但作为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俞敏的身体也越来越差。

渐渐地，身边的朋友开始劝说俞敏，是不是应该考虑换一种方式照顾妻子，比如送往养老院。但俞敏总是用沉默作答，因为他舍不得。

这份舍不得，一直延续到俞敏被确诊患上癌症。

2022年，一次偶然的检查，发现俞敏肺部出现了异变。按照医生的要求，他需要立刻住院手术。

俞敏住院后，女儿为母亲选择了一家专门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养老院。

然而，手术结束后，身体刚刚恢复不久，俞敏就将妻子重新接回家中。这一次，两人一起在家中生活了113天。

113天的照顾，让精疲力竭的俞敏不得不承认，同样患有重疾的他，已没有办法再独立照顾妻子了。

“我想照顾她，但没办法了。”俞敏说，“她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我没有能力照顾她了。我现在自顾不周，唉……”

“讲不出再见”

这一次，俞敏选择了崇明一家具备阿尔茨海默病照顾经验的养老院，每月的费用为12000元。在俞敏看来，这是他在自己能力范围内，能为妻子找到的最好的地方。

“我和妻子的退休金，加一起差不多1.1万元，算上存款，还可以支撑10年。”俞敏说，之所以选择这里，是希望妻子能得到更好的照顾。

每个月，俞敏会去探望妻子三到四次。每一次，他需要

先搭乘一个小时地铁，再换乘一个小时公交车，然后再步行5.3公里，才能到达目的地。

实际上，每一次探望，妻子都不一定认得出他。

4月10日，俞敏来到养老院，妻子照例没有认出他。

当记者问她，老公对她好不好时，赵齐看着旁边的俞敏说，“老公不在，我没看到他人”。

俞敏笑着问：“我是谁？”
“依是俞敏。”妻子赵齐回

答。

“诺，再吃一只糖。”俞敏笑了笑，递给妻子一颗糖。

自从妻子赵齐住进养老院后，俞敏独自一人将两人的未来在脑海中盘算过无数次。他为两人签下了遗体捐赠书，做好了随时可能有人先离开的准备。

他也曾想过和妻子好好谈一谈离别，但每次见面，想要说出口的话，总是悄悄咽了回去……

那些说不出的话都写在了信里

在此次整理影像集过程中，志愿者帮助俞敏整理了一封道别信。那些无法表达的话，都被俞敏写在了信里。以下是这封信的部分内容：

小妹你好！

这次到爱照护崇明东滩，我们见面了，护理员问你“谁来了”，你摇头说“不知道”。我说“我是俞敏，是

你老公”，你拉着我要我坐在你身边。

……

原来想“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”，但不想“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”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东坡《水调歌头》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，早已说尽。

希望你我能够苟延残喘，多撑一点时间。第一目标能活到全国居民平均寿命（78岁）。第二目标能活到上海居民平均寿命（83岁）。以后就不多想了。

不写了，祝

吃得下，睡得好！

老公俞敏

（新闻晨报）



俞敏去崇明养老院看望妻子。